

美人圖

台湾 王祯和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7. 北京



台湾 王祯和

美人圖



2 034 4328 3

美人图

台湾 王祯和著

中国**友谊出版公司**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5 $\frac{1}{8}$ ·106.000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社目：增181-082② 统一书号：10309·182

ISBN 7-5057-0025-1/I·9 定价：1.20元

献
给

在我病中，
关怀我的
朋友们

G 09234/06

- 一·故事情节、人名、公司名均为虚构。
- 二·本小说旨在博君一笑，别无他意。

作者志

第一章

1978年夏

将最后一名旅客的生辰八字、父母姓名、婚姻状况、学经历……填入出入境申请表后，抬头望一望壁上的电子钟。哇！已经五点三十七分啦！面向他的玻璃窗上正贴着一轮金日，亮亮地托在铅灰色的空中，实在是乱漂亮的。在台北居然可以看到这款好看的落日景致！起身把旅客的申请表整齐地摆在王副理的桌上。业务部办公室就他一个人，其他职员早在五点整就义无反顾地全下班走光了。差不多每天要下班的时候，王副理总会拿些办出境旅客的资料要他填，不然就叮咛他到楼下counter(柜台)走走，看看值班的小姐需他帮些什么。今天是Dorothy小姐当班。伊这洋名怎么念怎么听都象字正腔圆的国语：倒垃圾。本想再温一下今晚要考的代数，可一想到每当倒垃圾值勤，就最噜苏不过，总要支使他去买这购那，除了“靠得住”(Kotex)外，什么米、盐、酱、醋都差他去买，连她小孩用的纸尿巾也要

他效劳。他打算下楼去转一转，刚起脚，电话就响了，他急忙抓起听筒。

“‘流鼻涕航空公司’……喂，请问找谁？”UPT航空公司，急念起来，听着就似“流鼻涕航空公司”。“……我就是小林……嗯……嗯……我没有走开，一直在四楼……嗯……好，好，我这就下去！”

是倒垃圾在催他下楼呢！临走时，小林回头再瞧一眼贴在玻璃窗上那轮黄澄澄的落日。实在乱漂亮啊！

搭电梯下到一楼，才趑进柜台，发丝削成短不及寸名堂叫“巴黎妓女头”的倒垃圾便尖声尖气叫起：

“小林，我还以为你off了呢？”涂得红红的指尖向伊身后的抽屉一点。“一大堆出境证呢，都要满出来啦！你赶紧送到订位组去。”而后似工作得劳累不堪的模样，“呸”一声地吐口气。“Boy，今天客人可乱多，把我忙惨了！这种工作真不是人干的！”

现在柜台一个客人也无，就只一位新来不久的姓董的业务员坐在倒垃圾对面的椅上。握在小林手中的出境证报表左不过四、五件，哪里多到满出抽屉。这些小姐就是这款，象她们天生就爱化妆，把眉毛加黑，嘴唇涂红，最喜欢夸张事实。待小林拿了文件要走，倒垃圾又尖声尖气嚷：

“小林啊！可要快点下来帮我买点吃的，实在饿惨了！”然后转脸对那位西装笔挺的姓董的业务员伸出涂得鲜血淋漓的食指：“中午我只吃一颗卤蛋。”

“只一颗卤蛋？那怎行？”姓董的一脸受惊的表情，同时左手抬起按按梳得光亮的发，衬衫袖口就顺势下滑一些，恰好露出他那金光闪烁的名表，仿佛是叫什么劳力士的。

“节食啊！昨晚在家过磅，Oh, boy! 又升了一公斤，我哪里敢再多吃！”

同事背后都说倒垃圾和这姓董的sales在闹恋爱。每回倒垃圾当班，这姓董的一准随侍在侧，不敢寸步稍离。听说这姓董的和倒垃圾都一样是刚离过婚。到底是同病相怜啊！

见倒垃圾没再吩咐什么，小林漫应了一声“我马上就下来”，便携着文件转进楼梯口。脚刚踏上第一道台阶，忽地想到公司有人喊姓董的“垃圾桶”。订位组的T·P·顾——“踢屁股”就常这款调皮地说：现在可好，“垃圾桶”居然找到了“倒垃圾”的，一个是物尽其用，一个是人尽其才，这可真是天下第一绝配。想及此处，小林情不由己地莞尔一笑。

据说这姓董的家里颇有几仙钱，外国和本地都有房地产，而且还持有什么绿色的寄人篱下卡。不怪这姓董的每日穿戴的都是至极昂贵的进口货。道道地地的洋货，绝非自台湾出去再转口回来的假舶来品。什么三千元一件的瑞士全丝衬衫，什么几万元一个的卡地耶打火机，什么一万多元一双的意大利皮鞋，什么、什么、什么他开的“笨死”车子，要百多万一部呢！一百多万，对小林这个庄脚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，怎么也想象不出百多万的钱钞排叠起来究竟有多厚多高。记得他爹往往为了几百多元的水费、田赋什么的，每每要到处奔借才勉强筹齐缴付。有一次阿娘同他到市场叫卖土鸡，顶着热烘烘的太阳卖了一整天，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，流了多少汗水，方把七、八只鸡仔售掉。全部所得也还莫有一千元，而这点钱却要维持他们一家一个多月的生活所需。化一百多万买部车子在街上飞跑，

于小林而言，真是匪夷所思，至于运用超越他二分之一的薪水去仅只购买一件衬衫穿在身上，那更是匪夷所思了。而况他在流鼻涕航空公司也是苦干了四年多，才获得目前这稍微象话的四千多一些许的月给。他这点钱还要吃，还要穿，还要缴学费，还要寄回家帮他爹清偿债务。每个角银都得打四结，哪可随便往外掏。化三千多元买件全丝衬衫来骚包，嘿！门都没有！

订位组有三个人值勤，和柜台当班的一样，要到六点半才下班。小林一进门，就听到前卫肉弹葛瑞丝·胡声震屋瓦地对着电话筒格格笑个不停。葛瑞丝先生在美军屁股司(PX)做事，为了他的绿色寄人篱下卡，每年都得“回美”一趟，留住的时间少则一月，多则三、四月。不知怎地，有一回葛瑞丝竟向同事泄露：无论她先生“回美”多久，她始终忠贞不移地服用避孕丸，每早晚各一颗，决不敢少服。真是果如其名，因为葛瑞丝Grace的原意是美德、贞节。从那以后，公司的同事在背后便以“那一只贞节狐”来瓜代她的全部洋名“葛瑞丝·胡”。

“……我是在问你那日本佬姓名的汉字叫什么？你怎跟老娘扯什么……哈，哈，扯什么奖励光屁股？哈，哈，你吃老娘的豆腐哎……什么？那日本佬就叫奖励光屁股……奖励光屁股？你少扯淡，我是在正经问你啊！小张……什么，真个这样，oh my，真是叫奖励光屁股啊！哈哈……”贞节狐更是笑得前仰后合，胸部颤得十分厉害。但尼尔·张和踢屁股本在一旁大谈麻将经，什么自摸，什么和，什么番……正聊得唾沫横飞，见到那一只贞节狐笑得形骸都脱落散了，立止谈“经”，目光都停在贞节狐的胸前，恨不得

能够透视到里面去。

“哦……哦……原来如此，哦……哦……哦……My! My! 真TMD(“他妈的”英文缩写)，什么名字不好取，取什么光屁股吗!”又浪笑了一大阵，“好啦! 位子confirmed(确定)了，叫他明天过来check in(办手续)好啦，少扯淡了……O. K Bye!”

一挂上电话，小林就恭敬地把文件放在她面前等她签收。贞节狐没理会，自顾自地在一张订位的黄卡片上又划又写，写完划完，头一抬，目到对面两位男同事的四只眼球直勾勾地盯在她的胸前，便忽然年轻了十岁，少女般地娇嗔起来。

“死相!”

两男士只咧开嘴“嘿嘿”谑笑了两声，目光仍钉在原处，纹丝不动。据说与胡肉弹有暧昧的踢屁股又嘿嘿笑了两响，肩膀一耸，嘻哈起眉眼：

“胡大姐，你是越来越漂亮，比崔苔菁还要耐看!”

“少吃老娘的豆腐哎!”一个媚眼抛过去，贞节狐仿佛又年轻了十岁。

“阿拉说的全是掏心话，没有一句不实在。”

“少跟老娘油嘴滑舌!”她的声音却似乎在文不对题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尽管掏心说吧!”

大概没有心可掏了吧，踢屁股只嘿嘿又笑了两声，把话题一转。

“胡大姐，你刚才讲电话怎么开口闭口老‘奖励光屁股’的?”

贞节狐拿起黄卡片向二男士一递：“你们瞧这个。”

接过黄卡片，两男士低头凑在一起看，不到一会便齐声暴笑起来。小林也好奇地欺近去瞧，只见黄卡片上旅客姓名栏里写了一行英文，底下附加了五个汉字：江笠光比古。

臀部那儿给踢了一脚般地，踢屁股猛然自椅上跳起，一手劲道十足地拍着桌面。“真他妈的鲜！江笠光比古——奖励光屁股！”

“Ya！这可是符合日本人的传统！”丹尼尔咬着原子笔象在守着传统不肯放。“以前他们女人根本是不穿裤子的。现在世界各地在闹经济不景气，样样讲节约，奖励光屁股，倒也不失为奖励节约的好方法。”

“对啦！胡大姐，”踢屁股的颜面上忽地现出一种只能在床笫间才见得到的嘻笑。“依是最前卫，最现代的女性，请问阁下是不是也不……”

话未道毕，贞节狐就抓上一把黄卡片，随一声娇嗔嗔的“死相！狗嘴里长不出象牙”，猛地向踢屁股掷去。踢屁股赶紧一闪，卡片飞过他的头，哗啦啦地撒落一地。

贞节狐站起来，双手插腰，待要呵斥两句义正词严的，丹尼尔却在此时高声打问：

“咦？垃圾桶哪里去啦？哪里去啦？”嗓声中透着急切。

这一打岔，胡大姐的满腔娇气立时一扫而空，忙睁大地涂得有黑也有蓝的眼睛搜寻失了影踪的垃圾桶。

“真是睁眼的瞎子！不是好端端摆在你脚跟前吗？”

瞥一瞥脚跟前的塑料垃圾桶，丹尼尔摇摇头。

“我不是找这个，我是在找那个叫‘垃圾桶’的sales，他刚还在这里坐嘛！怎一转眼就不见人影啦！他哪里去啦？我

正想约他晚上斗一下，最近手头紧，想找他这只肥羊，好好宰一下。”

“今天是倒垃圾当晚班。垃圾桶可要接垃圾去，哪有空陪你摸四圈？”踢屁股拍拍丹尼尔的肩。“干脆找我凑一脚算啦！”

丹尼尔又三摇其首，“不行。找你，那我准给你宰定。”

“那找我们的葛瑞丝·胡啊？”

“好啊！就不知道胡大姐肯不肯赏光？”

“不怕给我摆平？”贞节狐坐了下来，一面翻阅着小林携上来的文件。

“能给胡大姐摆平一下，那可是前世修来的造化哦！”踢屁股的面容又显现出男女交欢时方始目得到的嬉皮涎脸相。

“死相！”又是一叠空白的订位卡照准踢屁股的头脸丢去。踢屁股赶忙头一低，又躲过了。卡片哗啦啦又撒落了一地。

视没打中，前卫肉弹又握起一把卡片，就要再掷打过去，踢屁股连忙起身，一躬到地求告饶命，说要在明天中午带肉弹上鸿霖餐厅吃一客八百元的牛排全餐，而且还说若胡先生不是在美国，他也会一并请的。贞节狐这才缓缓地抛下要打人的卡片。听说有吃的，丹尼尔也要插一手。踢屁股掠了他一眼：

“你站到一边凉快去吧！”

待踢屁股重新回座，丹尼尔便咬住他的耳朵细声说：

“怕我碍了你的春秋大事？”

踢屁股猛地推了丹尼尔一把，“去你的！”

“请客的话可是你说的。”贞节狐伸出染得血红的指头向踢屁股一点。

“闲话一句!”踢屁股迸出一句字正腔圆的上海话。

“闲话一句，闲话一句。到时要黄牛，看老娘整你!”

“要整要端，阿拉悉凭胡大姐。”又是一副风月宝鉴里才能识见到的神容。

“你……”胡肉弹又抓卡片要丢，手刚抓起，就又放下。

“我真拿你没办法。”低下头又阅审起小林携来的公事。

踢屁股见到丹尼尔在向他穷扮鬼脸，正要开口臭几句，贞节狐却先一着打问他们，“说正经的，你们怎么管人家姓董的叫‘垃圾桶’?”

有包打听本事的丹尼尔解释说那姓董的到公司不久，便发现前后左右的同事，不是叫玛丽、珍妮、烂尸、倒垃圾，便是唤着约翰、彼得、瘟生、倒过来拉屎……独他付之阙如。这是他很引以为憾的一件大事。始终觉得没安个洋名给人喊喊，好似要比人矮下一大半截，好似一个人不负个“英国利息”的名儿就神气不上来了，纵然他全身自头至足全是舶来品，而且又持有绿卡。于是他立志非要取个最鲜最绝的洋名来耀武扬威不可。翻遍了所有的英语字典，就寻不着一个最绝最鲜的。恰好那时台北正上映《洛基》这洋片。这电影看了两遍后，他就快乐得不得了，到处宣告：

“我找到了! 我找到了! 我找到了!”

原来他是“我找到了一个顶鲜顶绝的洋名：洛基——Rocky了。”

“他尊姓董，找到了大名Rocky，自然成了Rocky董。Rocky你们说听起来念起来哪点不象‘垃圾桶’?”丹尼尔肩

一耸，双手一摊。“Well，他的话不应该是‘我找到了顶鲜顶绝的洋名啦！’而应该是：‘我找到了顶鲜顶绝的垃圾桶啦！’”

丹尼尔的话还没完，贞节狐就已格格格地笑得浑身打颤啦！踢屁股与丹尼尔的两双眼又不听使唤了，只晓得往她的胸行起最热切的注目礼。

这时胡肉弹桌上的电话“吉铃”大响。一面接电话，她一面仍复格格笑着。

“什么，什么？那个奖励光屁股又要干么？”这才停下了她的浪笑。“要取消明天的订位？要改订后天到香港的539——TMD，噜苏死啦！我瞧瞧有没有空位……”翻了一下订位资料卡。“OK，confirm他一个位子。好啦，小张，请你转告这个光屁股先生别再改来改去的。真TMD，噜苏死啦！好……好……Bye！”挂下电话，贞节狐就把光屁股先生的订位卡找出来，低下头改动日期、班机……改好后，并签收下小林带上楼的文件。

柜台外面的天光较先时要昏暗下来了些，路上车辆行人也密挤了上来，一副戎马倥偬的行状。就仅只垃圾桶和倒垃圾焦不离孟、孟不离焦地坐在柜台里。小林想赶紧出去胡乱吃顿饭，回来还可以找点时间温温今晚要期终考的代数。倒垃圾一瞧见小林进来，一张脸立刻象色盲的人所绘的水彩，满是一堆堆刺眼，不协调的颜色。她问小林送趟东西到二楼要那么许久吗？简直开玩笑！呵责了后，就丢张拾圆纸钞在柜台上，要小林为她买两个水饺回来。

小林怕听错，忙问：“只买两个水饺？”

倒垃圾似在倒垃圾桶那般地将头向下一点。

“两个水饺够吗？”小林一片好意地再问。

“我又不是难民，怎么不够？”

拿了钱，小林就没趣地推门出来，迎耳是一片车子喧天的噪声。一部驶往淡水的公路局班车自他面前呼啸而过，车尾喷出一大股黑烟，呛得他差一点要嗽出来。干，就公家的车子最脏，最擅于放黑屁了。

拐进民生西路一条专卖吃食的小巷，突然有人在背后喊他。驻足回望，原来是垃圾桶。

垃圾桶一走上来，就塞把钱到他手里。

“小林，你帮我买……”

“买什么？”

“买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象要传达什么指令，垃圾桶将嘴贴近小林的耳朵：“你帮我买打小夜衣。”

“小夜衣？什么小夜衣？”小林摇摇头，神色郑重地。

“就是男人用的那种保险套啊！你知道吧，你知道吧！”

记起在补校里曾听过年龄比他大的同学提过保险套是怎么一回事时，小林不禁飞红一脸，立即把垃圾桶塞给他的钱退回去。

“我没买过那种东西。我、我不知道在哪里买。”

“别傻啦！每家药房都有得买。拜托你啦！帮我买一打。”又把钱塞给小林。

小林要再推辞，见垃圾桶一再拜托得那款恳切，只好勉强答应。刚迈开脚步要走，垃圾桶的嘴又咬住小林的耳朵。

“小林，买有彩色的那一种，有彩色的那一种，知

道吧？”

小林脸上脖子通涨红了，就要把钱还回去，可是垃圾桶又东拜托西请求得那款殷诚，只得，只得应允了。

手里拎着用塑料袋裹起的两个水饺，小林足足跑了十多家药房，跑得一头一脸都是汗，才找到一家莫有女士在场的。当老板问明了他所要买的，眼睛是含着千言万语地凝视他，嘴角边还挂着一抹会心的微笑。小林早通脸血红，眼光移往他处，直不敢向老板看。当他记起垃圾桶特别关照要购买的那一色，立即眼睇他处快速地向老板交代。聆听后，老板颜面的表情登时转为惊讶，再由惊讶而化为赞叹，最后是由赞叹而变为自叹弗如的神色。这些变化俱在一瞬间有条不紊地完成，最精于脸部表情的演员，想来也不过如是吧！用报纸包装那打东西时，老板突地咧嘴一笑，暴露一排身价不凡的黄金牙。

“少年仔，你们真是一代比一代厉害呀！看你不过十七、八岁而已，就这款样识货，这款样懂得吃酥的！”

将那东西递给小林，老板又加上一句：

“少年仔！我讲呀，还是要多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付清了钱，小林一溜烟跑出店去，跑得那般急疾如风，有若他是光着屁股恐怕给人撞见一般。

二

从补校回来已经十一点了。与他同住的小
不知他又上哪里去了？也许又去学开车？也许
人南下旅游？洗完澡，小林感到人已乏累不堪



躺下睡，可是一思及明晚要考的史地仍未记熟，只得强振精神坐在桌旁温习。他这住处位于四楼，上面再无楼房，夏日入晚以后整房间燥热得难以言喻。仅身穿背心和短裤头，也依然又闷又暑，头脑昏涨，书上的字就似到处乱钻的蚂蚁，怎么都无法捕捉入眼，先睡一会，再起来念吧！搁下书本，往木床上一躺，刚一闭目，眼前就浮现适才在国宾饭店门口偶一瞥到的景象。

在中山区公所下车后，小林本欲穿街回到位于民生西路一条小巷里的住处，也实在饿得紧，当下改变主意要拆往国宾饭店后面的一家食摊上去吃碗阳春面。才走至国宾饭店巍峨的门廊，饭店自动大门陡地一开，怡然步出一对男女，手携手，肩并肩，亲昵得何等。小林觉得眼熟，定睛一望，原来是都各曾离过一次姻缘的倒垃圾与垃圾桶。顶着巴黎妓女头的倒垃圾已脱下制服，换上一袭绛红的露背装，脸上搽得红红白白象要上台唱歌仔戏。两人香气浓郁地打小林面前走过，一点也没注意到他。

垃圾桶那副“青春乐乐无涯”的情态再三再四地在小林眼前徘徊留连，由不得让他想起：为什垃圾桶一晚要用上一打，且又是有五颜六彩的？难道、难道他真那么行吗？实实在在在奇怪啊！台北的男子，实实在在在奇怪啊！台北的女子，怎么这一款随便就欣然答应和男子同上旅馆？就曾听闻踢屁股这一款样说起贞节狐，讲什么只要一瓶磅脂，或是一客新西兰牛排，便包管伊会倒心伏计地随你赴饭店做什么类的接触都可以。台北人要结婚要离婚要……真是简单的似在泡生力面啊！想想现在的家乡，男人要成个家总得要跌撞个头破血流方始勉力成就。家乡的少女都怕艰苦，